

上海艺术家

Shanghai Artist

- **感怀百年 寄望明天**

——吴贻弓笑谈中国电影百年华诞

- **收藏百年影坛沧桑 千变万化
描绘世纪星光灿烂 万紫千红**

- **百年电影 百张海报**

- **在艺术风骨中融入生命的坦诚**

2005/3

ISSN 0257-5639



在艺术风骨中融入生命的坦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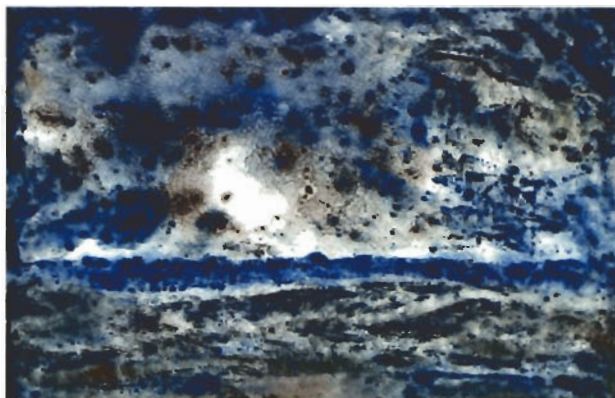
陈燮君

乙酉夏日，“孔柏基画展(纸上作品)”在上海美术馆隆重举办。20多年来，上海的朋友们都期盼移居美国的孔柏基先生来沪举办个人画展，这次如愿。孔先生带来了近百幅新作，这些作品依然色彩斑斓、构图新奇、立意深沉、性格奔放；他带来了大洋彼岸的山水、云天、街景、花园，这些景物依然以情动人、以雅示人、以韵服人、以诚感人；他依然呵护着艺术的神圣、意象的质朴、状态的从容和人格的理想，在艺术风骨中融入生命的坦诚。

在绘画创新中领悟艺术纯真，在视觉冲击中关注意韵生存，在心灵震撼中融入人文关怀，在持续拓展中不忘文化品格，这

是孔柏基先生的可贵之处。《山景》中用了“无尽”的纯真的蓝绿和圣洁的嫩黄，凸现了画家的纯情。《海》中大风呼啸、白浪滔天，表达了意韵的酣畅。

《街景》中木石动容、门窗寄情，汇聚了绵绵的人文故事。《花与花瓶》中花瓶典雅、群花吟咏，阐述着文化品格。在孔先生的笔下，景物是有情感的，结构是有品味的，色彩是有觉



海

悟的，作品是有理念的，艺术纯真、意韵生存、人文关怀和文化品格往往是综合养育、整体生成。



牧歌远去 风骨凸现

在孔柏基先生的画中,少有飘拂悠然闲情的牧歌,多有承载艺术使命的风骨。他的画,哪怕尺幅再小,总让人感到沉甸甸的。当然,在这次展览中,孔先生的作品尺幅并不小。《海边》让人感受山石的分量。那大海尽管只有蔚蓝色的一抹,却是气势磅礴,一望无垠。那天穹



街景

次栉比、广告的排山倒海、人声的喧嚣鼎沸和城市空间的人为拥挤,虽说是纽约街景的客观摄取,却透露出寻觅有序而美好的城市生活的艺术语汇。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孔先生用油画棒和卡纸建构了斑斓的固体油画世界,那么80年代,孔先生已实现绘画材料的全新组合,在中国画材料宣纸上,富于变革意义地使用了油画颜料,庄重地向世人展示

“宣纸油画”的独特风采。1986年孔先生到了美国,无疑迎来了他的艺术历程的第三阶段,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相融,纸上油画与布上油画并兼,不受绘画材质所困,不被艺术市场所困,从容不迫,潇洒驾驭,画风渐变,艺境升华。当然,牧歌依然远去,风骨更为凸现。

我喜欢孔先生画的宝石花,花色绿莹惑人而不耀眼,花形质朴敦厚而不妖娆。我喜爱孔先生画的荷花,那缝起的粉色的荷花箭错落有致,那舒展的翠绿的大荷叶缓缓延伸,难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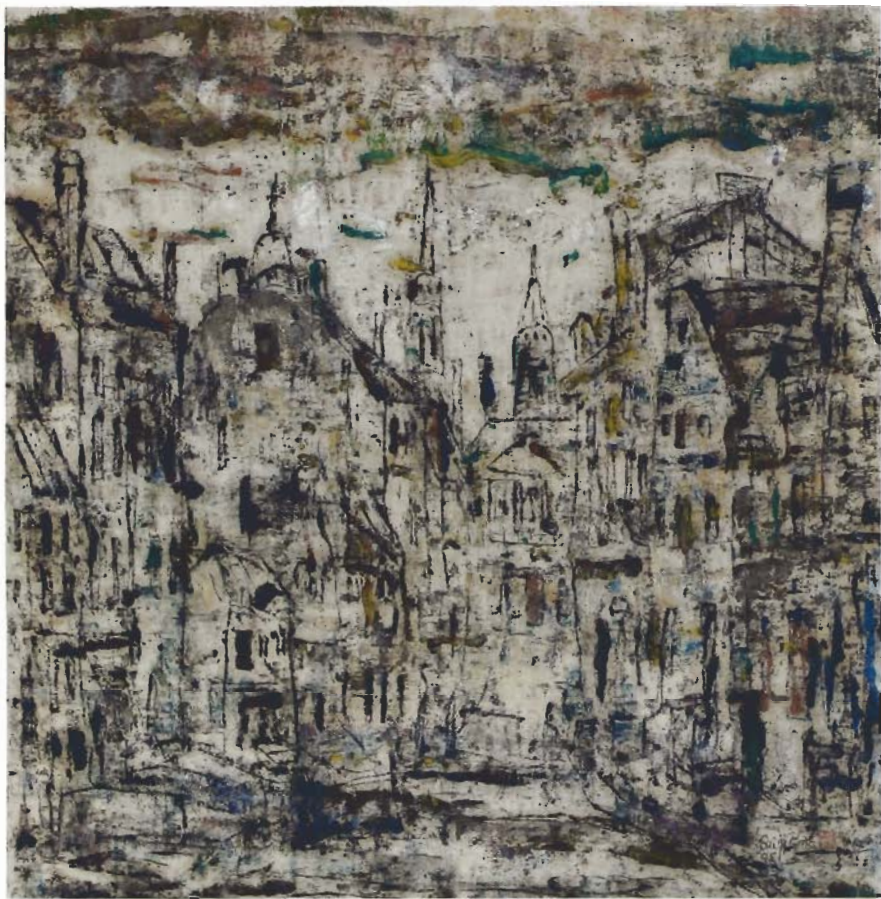
海边

与色,汇聚情和意,紫黄浮现,碧黛一片,虽说是浑金璞玉,却闪烁璀璨。孔先生画的敦煌作品对漫长的历经1600余年的历史文物宝库情有独钟,画得斑驳陆离,惊心动魄,画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和艺术的穿透力。孔先生画的林间小屋,薄雾弥漫,萦纤层迭,蕴藏了小屋故事,激活了诗情画意。孔先生笔下的城市风情透露了感性的体验和理性的选择,并不注重具象与抽象的界定,倒是着重人文精神的激扬。孔先生擅长于画脸孔系列,他画出了人间沧桑、世态炎凉,画出了人的偏犟、自强。《思想者》的人物线条粗犷有力,整个画面构图简约,反衬思想者的睿智无限和思维空间的波澜壮阔。《肖像》是孔先生对熟悉的邻里的艺术概括,对被塑造人物的艰辛的人生里程和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刻划得淋漓尽致。在孔先生的画中,没有太多的飘逸的清风和远送的晚钟,却有大自然的风骨、脾性、亲和与律动。在孔先生的画中,没有矜持和矜夸,却有感人的大气和宜人的坦诚。

孔先生的画,不在于描绘哪些长河大川,不在于塑造哪些人物形象,而在于刻划直面的人生,渲染真挚的情感,解读历史的承诺,承接稍纵即逝的睿智。在孔先生的画中,透露出东方人的人生智慧,流淌着热爱生命、酷爱生活的激越之情,穿透出关于宇宙、人生、知识、精神的文化震撼,



瓶与花



老华尔街

挟裹着现代人驾驭现代社会的时代气息。孔先生善于把深奥的艺术哲学表达得简单明了,从中借助对于艺术哲学和人生哲学的孜孜以求和深入浅出。孔先生常常在艺术作品中把对于生命的理解、人生的解读、社会的评析融入其中,使作品持久地保持艺术张力和人格魅力。在孔先生的作品中,真、善、美和诚、意、情相互激荡,塑造人生、追求气度、凝聚人生智慧与建构艺术境界相辅相成,正是在这个多维时空中,通达地完成着工具变革、作品创作和方法论的探索,建构起富有个性化的绘画语言系统,辐射出汇聚文化关怀、富有文化感染力的艺术真情。

取法自然 构建和谐

取法自然,构建和谐,是孔先生在探索艺术之路上始终遵循的要义。孔先生的家就置于自然环境异常优美的格林威治小

镇的林侧湖旁。他和夫人鄧卿丽女士一起,在赴美的很长时间里整天与家中三只花猫作伴,与林间松鼠为友,不时地给湖旁白鹅喂食,迷恋于宅前屋后的春天的脚步、夏夜的扑朔、秋色的醉人、冬晨的清淳,从中探研草木的呼吸、波光的灵动、岁月的履痕和生命的繁衍。孔先生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得到了热忱、豁达、淳朴和朝气,在笔下又悄悄地变为取之不竭的原创力、生命勃发的创造力。

其实,孔先生数十年来一直钟情于山水,取法于自然。在中国期间,孔先生携带画夹,漫游四方,阅读黄山松林绿涛,云岗石窟群雕,永乐元代遗风,江南水乡夕照。他曾背着10多公斤重的画箱,只身上黄山,腰痛背酸,用大毛巾拦腰一扎,继续攀登,不停作画,身影遍留天都峰、鲫鱼背。在70年代,他连续十个中国春节带领女儿



后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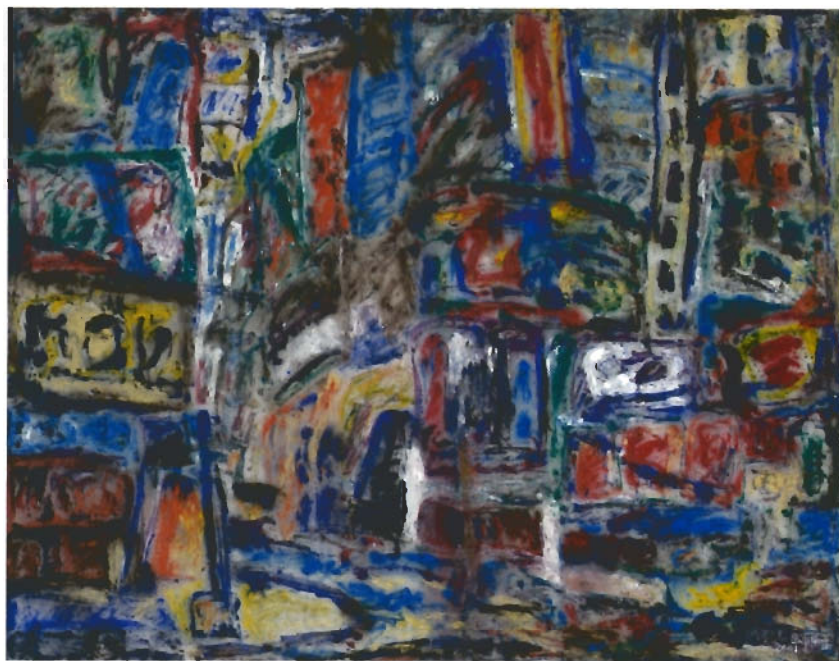
小迈去江南水乡写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中,喝的是水壶水,吃的是淡馒头和咸菜,一避过多的串门闲聊,二为赢得整块的作画时间,每次春节过后,在孔先生家总可欣赏到一大批作品,真饱眼福。有趣的是,当我于2001年冬天去山西永乐宫考察时,永乐宫文物保管所的范研究员还兴奋地提起20多年前的往事,啧啧称道当年孔先生来永乐宫临摹壁画时的执著勤勉,让我见孔先生时代他致以问候。那次在山西时,孔先生画的中条山画出了大山的性格和脾气,融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义。这次展品中的《春天的山》包含了春天的万紫千红和人与自然的良性律动。白云悠悠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的艺术概括,你看,那远山的上空,白云朵朵,一派祥和。

我曾问孔先生,为什么来美以后,他画的西方建筑驾轻就熟,他笑着说,在上海时,他就留意于黄浦江畔的万国建筑和散落于梧桐树后的老房子,寻觅凝固音乐中的历史文化气息和弥漫于钢筋水泥中的人文精神,感奋于凝聚东西方智慧的白色联立柱、建筑连廊、彩色几何形玻璃门窗、波浪形雨棚细部、古典装饰的三角形山花窗楣和巨柱、承托上部建筑的花色牛腿等老上海特有的建筑文化符号,品味圆拱券、弧拱券、宝瓶状栏杆、跌檐式山墙所拥有的典雅格调,借助于东西方建筑艺术,努力突破艺术创作中的思维定势,积极培育艺术创新的拓展空间。在《古老的教堂》中,孔先生拒绝了纤弱、细腻和委婉,把教堂画得古趣而带有朴实、苍老而具有活力。在《老房子》中,没有明确的时空界定,而是在建筑中融入了历史文化内涵,在文意荡漾中跳动着代表人类智慧和情趣的生活情趣的建筑符号。

艺海泛舟 东西互补

几次访美,最愉快的时光是和孔先生

谈天说艺。我们曾数次驻足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徜徉于纽约街头数百家艺术画廊,在孔先生的画室里饱览他的作品,在他的车库中欣赏上百幅布上油画。孔先生谈的最多的是中西绘画的走势问题。他说:从总体而言,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当然有各自的规定性及其艺术风格,一般说来,中国画注重笔墨,书画同源,神形兼备,意在笔先……西方绘画注重光色,有富于个性的



城市之光

发生论、构成论、色彩论、具象抽象论……然而,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都是风格演化,流派纷呈。今天,虽然不能把中西绘画走势单一地归结为综合化趋势,但是全球视野和中西文化交流毕竟已使中西绘画有了更多的对话机会,生活在海外的艺术家可以更为自在地吸取西画的养分。尤其是对于本来就画油画的来自中国的画家,更应探索绘画工具的变革、绘画材料的重组和绘画语言系统的更新。孔先生欣喜地说到,这些年来,他“零距离”地观赏到国外艺术大师的作品,对于世界艺术运动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马蒂斯的《舞

蹈》中,法国南方迦太南圆舞极具视觉冲击力,那带有幻觉深度的旋转、对比与并置相兼的色相,通畅地表达了具有强烈原始风味和极其热烈的舞蹈场面,这对传统绘画具有挑战意义。布拉克的《竖琴与小提琴静物》把竖琴、小提琴、乐谱都融于一个平面,在同一时间内直观地展示了物体的所有面,以此显示三维空间和纵深感,从而创造出立体派的意象。他和毕加

索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变革了绘画方法,重塑了绘画世界。巴拉的《路灯》是纯未来主义的最早实例之一,作品运用带有互补色彩的V形笔触,从灯的中心光源放射四方,带有色彩的震撼力,对于现代文明的特点——运动和速度颇具表现力。康定斯基的《第十三号即兴曲》让点、线、面处于急速的运动状态之中,在绘画与音乐、视觉与听觉中寻求新的审美原则,成为抽象表现主义领域的先驱。风格派领军人蒙德里安的《红、黄、蓝的构成》使构图达到了简洁、平衡与深刻、浓烈的统一。“梦的诗人”夏加尔的《我与村庄》把成熟与



思想者



肖像

稚气、真实与梦幻置于同一时空,对象被随意安置,时空被自在地切割,探索了艺术的“心理的写实”。超现实主义画家米罗的《在太阳面前的女人和孩子》用柔美的线条表现稚拙的造型,用颇有温情的色彩描绘梦境般的场景,在那里,似与不似,现实与非现实并没有确定的界限,观众感受到的是真实和实在的纯真与幽默。达利的《记忆的永恒》熔化和扭曲了现实世界中的客体,不同寻常地梳理了思维脉络,不近情理地表现熟知对象,在绘画中确定了荒谬理念和无意识的艺术地位,在艺苑中完成了一张张“手工绘制的梦的照片”。2001年1月在纽约举办的“世界现代画大展”上,孔先生的绘画作品《菩萨像》与达利的人像相邻展出,我在欣喜之余,惊喜地发现,达利的作品不乏东方神韵,孔先生的富有东方文化意义的菩萨像却有完整的西方艺术的要素。孔先生会意地点评了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艺术哲理,拿来摄于展览厅两幅作品前的大幅彩照,在背面欣然提笔留言,以赠送留念。

一次,孔先生和我在纽约中心火车站候车,由于有一个小时的闲遐时间,我们便喝起了咖啡。咖啡杯一上手,他就直奔艺术话题。他说,他是在用整个生命来作画,始终保持艺术创作的节奏感,至今已作画近2万幅。现在他并不感到为生活而累,创作时的心态也很平静,可以从容自在,但想到艺术创作却不敢懈怠。现在画的画尺幅都很大,画面处理得单纯而凝重,色彩既注意有对比,又企求中和,不为色彩所拖累,有时让人不感到有色彩的冲击,但仔细琢磨还是“色彩斑斓”。在创作时,迸发生活激情和抒发对于生命的感悟的最好的方法是借助于音乐。巴赫的《意大利协奏曲》、《法国组曲》、《戈德堡变奏曲》、《音乐的奉献》等汇集了欧洲古典音乐的百川,又成为后世音乐的渊源,聆听他的作品,能强烈地感受到音乐之海的气息和“精神上的清新之气”。在音乐的古典主义时代,柏林乐派、曼哈姆乐派相继问世,以复数



春天的山

主题呈示并加以展开的奏鸣曲式原理,形成了种种多乐章的大型乐曲:交响曲、协奏曲等管弦乐;以奏鸣曲式为支撑的独奏奏鸣曲套曲;以弦乐四重奏为中心的室内乐曲。这一时代的音乐在音乐语言上更为精练、朴实、亲切,乐思更为清晰、合乎逻辑,结构更为匀称严谨,强化了音乐中的矛盾冲突,民间音乐全面进入音乐创作视野,海顿率先奠基,使之完善的是莫扎特和贝多芬。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奠定了古典歌剧的不同典型。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命运之神敲门后”,充斥了与命运的搏斗,最后带出长号声,以从黑暗走向光明胜利的C大调结尾。《第六〈田园〉交响曲》



白云悠悠



老房子

展示了乡间被唤醒的快乐印象、溪旁之景、村民的快乐聚会、暴风雨、牧人之歌,以心灵的共鸣感受着与自然、命运的搏动和永恒的韵律。贝多芬无疑已在交响曲领域独步天下。与理想共鸣,与命运抗争,与生命交响,与生活协奏,令人感奋的旋律激励着孔先生的创作情思,于是,定格了孔先生和鄞老师初来美国时每天接送上下班的

时空,借景抒情,迸发出紫灰、玫瑰色的基调;于是,有了《忆故乡绍兴》的乡恋情结,有了“脸孔系列”的一张张向命运挑战、与坎坷拼搏的肖像;于是,孔先生的画相继走进美国国际艺术博览会、国际亚洲艺术博览会、苏富比国际艺术拍卖、英国伦敦二十五年中国美术大展、日本东京中央画廊、东京银座美术馆……



古老的教堂